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十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出版管字[2008]315号

景耀月与民国风云

陆峰波
著

景耀月，山西省芮城人，他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他既是革命志士，又是国学大师，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成为创建民国的开国功勋。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郭红娟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2辑)

景耀月与民国风云

陆峰波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300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54-64-5
G·153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出身农家的聪颖少年 (1)

二、东渡扶桑的热血青年 (12)

三、民国初创时开国功臣 (18)

四、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 (30)

五、报人、教育家与学人 (35)

六、革命者的情怀与操守 (39)

一、出身农家的聪颖少年

引 子

景耀月，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小寺前村人，字瑞星，别署大招、帝召、瑞星、秋绿、秋陆等。后因师从章太炎游学，定号太昭，又号帝昭。辛亥革命期间，他主办报刊时所用笔名甚多，有迷阳庐主、大招、秋阳、少瘦生等。幼年，随父辈种田和编制竹器谋生。后入县学，师从芮城名儒孙渭鱼。景耀月未及弱冠，即入选令德堂读书，1902年再选升山西大学堂中斋。1903年秦晋合闱，他中副榜。1904年公派留学日本，他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1911年前后获准毕业，并获法学学士学位。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景耀月即成为创建民国的开国功勋。

一、出身农家的聪颖少年

芮城地处晋豫秦三省交界处，交通便利，人文荟萃。小寺前村依山傍水，背靠绵延起伏的中条山，面朝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气势雄浑的黄河从山脚下流过，一泻千里，奔流入海。

（一）贫困之家养娇子

景氏原籍江苏丹阳，后屡屡迁徙。一路走来，把踪迹留在湖广、川、陕、豫等地。后因先祖希颜投身军中，驻节太原，

而定居在晋东南潞安、长子一带。继之转迁至临汾、灵石、安邑等地。接着,安邑这一支再迁临猗县猗氏镇。元朝至正中期,天下大乱。为避战乱,景氏的原中祖带着四个儿子道、伯占、祥、德润由临猗最终迁移到中条山之南的芮城陌南镇。随即,长子道返回临猗,三子祥迁居河南,次子伯占与四子德润留居陌南,伯占居陌南镇城内,德润则居城外。耀月的祖上属于留居陌南的这一支。陌南景氏一脉,在晋南这一方沃土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耀月为景氏有世系可考的第十八世孙。

1882年(清光绪八年)农历三月八日,芮城县陌南镇小寺前村,阳光明媚,春意融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天,坐落在村子中间的景家要添丁进口了。在接生婆“恭喜,恭喜啦!是个大胖小子”的欣喜声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来到人间,这个婴儿就是景耀月。

景家家境窘迫,靠爷爷百康和父亲寅亮(又名长安)租种他人的土地,农闲时编制竹器,艰难度日。即便艰难,新生儿的到来还是给家里平添了几分喜气,也给终日为生计劳累的庄稼汉子寅亮带来了新希望。亲戚邻里都赶来看婴儿,只见他的小脸憋得通红,握着小拳头,蹬着小腿,大声啼哭,嗓音很是洪亮。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恭喜啦,喜得贵子!”“你看这孩子,个子比一般孩子大!”中间有个懂点阴阳八卦的老者,更是摇头晃脑地说:“此子鼻直口阔,天庭饱满,地廓方圆,一幅富贵相,啊,啊,日后必有大出息。”在亲朋好友的一片祝福声中,父亲露出难得的笑脸,爷爷和奶奶则一遍遍地对大家说着感激的话。母亲两眼紧盯儿子,脸上现出一丝微笑。

耀月是寅亮的长子，穷人家也养娇儿，因为他承载着一家老小的希望。爷爷给长孙起名耀月，希望他将来有出息，能像日月般光照人间。自古道人是“隔辈亲”，从小爷爷奶奶对耀月就呵护备至。出门牵着他的小手，生怕他摔着、磕着；吃饭时，虽说没有大鱼大肉，却也总是尽力把他喂饱，让他吃好。

几年后，景家再添一丁，耀月的弟弟耀斗来到人世。又是几年过去了，妹妹秀青出生。至此，耀月这一辈的孩子就算都来景家报到了。

陌南镇北，有一条由西向东横穿镇子的桑柔涧。小寺前村傍着这条深沟，景家就坐落在沟底下。乡下孩子虽没有锦衣玉食，却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幼年耀月的眼里，坡上沟底有看不够的新奇。沟底清泉潺潺流过，滋润着深沟里的绿树花草，随着季节的变换，更是景象万千。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春节刚过，残雪尚未消尽，光秃秃的坡上沟底，小草露出了浅黄的嫩芽。地堰沟堤上的柳树，垂下了软软的黄金条，一簇一簇的柳絮随风飘荡，结成小毛团在地上打滚玩闹。挺拔伟岸的杨树吐出的杨花，就像一条条毛毛虫。耀月与伙伴把“毛毛虫”捧在手里，专门捉弄爱叫唤的小妹妹和邻家小女孩。坡上麦苗放绿了，油菜花染黄了，嫩黄的迎春花，粉白的杏花，娇艳的桃花，洁白的梨花轮番怒放。三四月里，飘着幽香的刺玫瑰、月季、野牡丹，沁人心脾。八九月里，野山菊发出醉人的清香。沟里山泉旁，一簇簇竹子长得挺拔茁壮。苹果、梨熟了，枣和柿子羞红了笑脸。眨眼间，葡萄穿上晶莹透亮的紫衣裳。耀月与弟弟尽情享用一

番,还总要带些水果给爷爷奶奶和家人吃。冬日里,大雪把大地涂成一片白色,坡上崖下结了一层冰。屋檐下挂着一串串冰凌,在稀薄的阳光里,滴滴答答地淌眼泪。耀月和爱闹的小伙伴被冻在家里,猫在土炕上。他爱看《聊斋》,也爱听老年人讲岳飞、杨家将、三国演义,还有那些陈年往事。

家里人口多了,爷爷奶奶渐渐老去,父母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家里只有四亩薄地(据先生孙女执圭说),靠耕种自家这几亩地根本养活不起一家七口。父亲只好再租种几亩土地。耕作之余,他时常从沟底下砍些竹子编竹器,带到集镇上变卖成钱贴补家用。为节省灯油,奶奶和母亲在月亮地里纺线织布,以维持生计。耀月是个懂事的孩子,很小他就帮着父亲下田劳动。家里穷,买不起耕牛。每年春耕下种时,一家人很是发愁。借人家的牲口,付不起钱,欠别人的人情,是倔强的寅亮最不愿做的事。求人不如求己,父亲决定靠自己一家子。清明前后正是种谷点豆之时,耀月与父母扛着犁耙,提着盛种子的竹筐,一起来到地边。父亲在后边扶着犁,母亲与耀月在前边拉犁。用木犁犁开板结的土地,平日里是用牛马大牲口干的活,现在要用人来拉,而且是一个妇女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其艰苦程度可以想象。母亲弓着身子,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以便能让儿子省点劲。虽然儿子的个头长得高大,毕竟还未长成人,可不敢伤了力。儿子因出力,脸蛋憋得通红。阳春三月,春和景明。可父母与耀月脸上的汗水一串串往下掉。父亲心疼地看着妻儿,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劲按着木犁,向下、向前。也许正是这段艰苦的岁月,使小小年纪的耀月萌发了一个志向,努力读书求

上进,明白更多的道理,让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二)翩翩少年遇良师

河东大地自古以来就有尊儒重教的好传统,即使穷苦之家,也懂得耕读传家的道理。看着孩子渐渐长大,父亲寅亮与爷爷商量,要改变家里贫穷的景况,就得送孩子去读书识字。不敢奢望他们日后能当官光宗耀祖,但至少识字明白事理,少受人欺负。如果送小哥俩都去读书,家里真的供不起。退而求其次,那就保证一个吧。论说,哥哥长得高大壮实,干农活更有劲。弟弟瘦小,应该让弟弟念书。可哥哥自小便显示出聪颖好学的天赋,将来会更有出息。弟弟虽小,却很懂事,他坚持说自己不爱念书。这样,爷爷做主,哥哥就被送入私塾念书识字。

民国以前,乡间只有私塾。在村子的祠堂或庙宇中,士绅们设馆延师,教孩子们念书识字;也有个别学识渊博的文人,因仕途不顺,在家设馆讲学;还有一些富而有德的人士,为了教化自家子侄设馆延师,他们也找些当地的孩子来读书,一切费用由学生均摊。离耀月家最近的私塾,设在八九里地之外的沟南村。村里有个姓郑的先生,在家设馆讲学。他招收了几十个小孩,给他们开蒙,传经授道。每年,学生要交给塾师几块大洋,或一些小麦做学费。家离得远,那时又没有汽车,小孩子每天走着回家太吃力,就住在塾师家。19世纪末,乡间人烟稀少,野兽可不少,特别是狼多。耀月兄弟情深。每次早上上学,弟弟总要送哥哥一程。一路上兄弟俩唧唧喳喳,总有说不完的话。估计走到一半路,弟弟站住,目送哥哥走远。一直到看不见人影,呼唤声也听不到,弟弟才

返回头往家走。弟弟年纪小，自己也害怕，一路哭着跑回家。耀月发达后，对弟弟是百般的好，这自是后话。

当地人有这样一个传说。有时先生让学生回家休息，顺便取吃食和换洗的衣服。冬日天短，不知不觉太阳落山，夜幕就降临了。先生总要把学生送出家门。那时，人们除了担心狼伤人外，还很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妖魔鬼怪充斥在民间流行的戏曲和故事中，更是人们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对自己得意的学生——小小年纪的耀月，先生总要多送一程。耀月总是说：“先生，你回吧！我不害怕。”先生问他：“黑地里走路，你怎么就不害怕？”耀月说：“我走路时，前边有个灯亮照路，我真的不害怕！”后来，这事在乡里乡亲中流传开来。有的老人说：“景家那学生是天上下来的文曲星，看看，他走夜路都有神仙保佑呢！”

清朝末年，私塾里流行的还是读《三字经》，念《百家姓》那一套。没有算术课，当然也没有唱歌、图画和体育等课程。书读得好的学生，可以考秀才、中举人，走读书做官的路子，从而光宗耀祖，使自家门庭显赫。读得差的学生，认识几个字，也能撑起自家的门面。私塾先生很少给学生讲解那些艰涩难懂的古文。教课的办法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诵读。一间厅堂里放上几张方桌充当学馆。坐在里面，小学生们跟着摇头晃脑的先生，拖着长长的调子读那些似懂非懂的“之乎者也”。透过私塾的窗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传出去好远好远。

念书是个枯燥乏味的事。八九岁男孩子的心像长疯了草，正是爬墙上树，斗鸡轰狗的年纪。这样的孩子要坐在

屋子里读书,还真不是一件易事。不一会,孩子们的屁股便坐不住了。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做鬼脸,有的小孩还趁着先生打瞌睡的时候,溜到院子里去玩。只有耀月像个小书虫子,小小年纪对那些生僻拗口的文言文和诗词,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领悟力。一天,书斋的新墙上,有人写了一首诗。郑先生看见了,就问孩子们:“这是谁写的诗?”因为怕先生批评,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出声。耀月一副敢作敢当的样子,站起来说:“先生,是我写的!”

清晨,先生总要逐个检查学生的功课。因为不懂意思,要把那些艰涩的文章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很难。但奇怪的是,耀月总能记住,他甚至可以做到过目不忘。每每轮到他背诵时,书房里鸦雀无声。只听见他声音洪亮,一字一板地把先生指定的功课背出来。郑先生觉得耀月是“孺子可教”,每次背完书,总要摸摸他的头,夸奖他几句。那些过不了背书关的小伙伴,总要伸出手来,接受先生戒尺(一方练毛笔字时用来压宣纸的铁尺)的惩罚。有些孩子的手被打肿了,放学回家后,也不敢告诉家长。家长信奉“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们屡屡要先生对自己的子侄严加管教。即使先生处罚了学生,家长通常总是把自家的孩子斥责一顿:“总是你自己不学好,先生还能冤枉你。”“不好好念书,就回家下地干活……”所以,先生或打或骂学生,家长也绝不会去找先生麻烦的。耀月的爷爷常对孙子说:“读书使人明事理,长见识。要好好念书啊!”

耀月家穷,无钱买书。回到家,他总是央求爷爷找别人家借书,拿回来不分白天黑夜地抄。也许是抄书,帮助了他

的领悟与记忆。家里穷,买不起灯油。晚上,耀月就把三炷香绑在一起照明。三炷香的光能有多亮?他拿着捆在一起的香,照一行念一行。正是这段特殊经历,使他养成了爱思索的好习惯,也使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米粒般的光亮下,父亲坐在一边摸索着编竹器,耀月则一直学习到深夜。

几年后,耀月已长到十五六岁。他长身玉立,一表人才,更是跟着老师学了一肚子学问。因他书念的好,尽管家里很穷,父亲也不时向先生表示谢意。晋南农村,严寒冬日里火锅是上等吃食。一大早,母亲就起来,把准备好的材料——白菜、萝卜放在火锅的底部,再依次放上油炸豆腐、粉条、肉丸子、木耳、黄花菜等,最后在上面铺上一层煮的烂烂的白肉片,再在装好的火锅上撒上葱丝、蒜片、姜末,加上适量的肉汤。然后,在火锅的空心里放好木炭,点上火。得,火锅就做好了!耀月挑上担子,一头是火锅,一头用竹篮装上馍,上面盖条土布巾。走一个钟头,到了沟南村。进先生家,火锅也炖好了,往外散发着浓浓的香味,正好上桌。

晋南老百姓中流传一句口头禅:“自小看大,三岁看老。”街坊邻居时常夸耀月,“这孩子是块念书的料,将来要做大事的。”看见自己的得意门生进步这么快,郑先生喜在心上。他灵机一动,何不选他做自己的乘龙佳婿呢?自己家有两个视如掌上明珠且初长成的姑娘。大姑娘竹子忠厚善良,小女儿凤竹聪颖可人。老人暗暗思忖,大的实在,将来嫁给谁,都是个会当家过日子的好媳妇。可要说般配,还是聪慧的二女儿更合适。他不顾两家门不当户不对,自己是书香门第之家,又比较富有(据郑家后人说,那时候家里经济情况较

好,是洋灰铺的地),而耀月家,只是个靠劳动糊口的农家;他更不怕乡里乡亲笑话自己,郑先生是“背着竿子撑船哩”,那有“上赶着要把女儿许给人家做媳妇的?”他托媒人到景家提亲,要把二女儿凤竹许给耀月为妻。知道提亲的是郑先生家的姑娘,景家的长辈认为,大家出身的姑娘,人品肯定错不了,个个乐得合不上嘴。当时的晋南,十几岁男孩结婚的比比皆是。订婚后不久,一个风流好学的才子,一个贤惠美貌的佳人就喜结良缘,成为当地人的一段美谈。

私塾的学习,为耀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十七八岁的耀月考入县学,跟随芮城名儒孙渭鱼学习。孙先生博学多才,在县里很有名望。能考进县学的都是各乡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多数出身名门望族,或有很好的家世背景。尽管耀月家里不富裕,但父母觉得孩子爱念书,且书又读得好,就节衣缩食供他求学上进。只是父亲更加忙碌了。为了耀月的学费,父亲除去做务庄稼外,不得不夜夜加班用竹子编制竹器,再拿到集市上卖掉,为儿子积攒学费。

经过数年学习,耀月更有出息了。他端庄稳重,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县学里,有名儒孙先生在身边不断的点拨,有同学少年互相鞭策和激励,这一切对耀月来说可谓是如鱼得水,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他不讲究吃,吃饱就好;更不在乎穿,干干净净体面就行。

耀月古文很有根基,加上聪颖好学,他的进步更快了。孙老师对他真是赞不绝口。他慧眼识珠,认定这个少年将来准有出息。因此,除去课堂上教的知识外,他教耀月做诗联句,培养他多方面的兴趣。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不断地

教他做人的道理。告他：“男人这一辈子，不能只看自己鼻子底下这点事，要往大处看，往长远看，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先生的话为耀月打开了另一重天地，从而更坚定了他的志向。诗言志，那时的耀月曾经用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胸藏块垒谁能见，襟有风云众岂知。”

(三) 刻苦攻读大学堂

1882年(清光绪八年)，张之洞在山西任巡抚。为培养人才，他在省城设立了令德堂，这是山西省办的高等学堂。在县学里，景耀月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经官员考察推举，他被保送到省城太原，入令德堂学习。

令德堂坐落在太原最繁华地带——海子边的文瀛湖畔，西边紧邻太原寸土寸金的商业街柳巷。这里文瀛湖水光粼粼，烟波浩淼，水面上片片荷叶迎风摇曳，朵朵荷花亭亭玉立。湖岸上，排排柳树拖着长长的丝条，拖到湖里轻轻地拂着水面；颗颗梧桐挺立着，间或还能看到姹紫嫣红的玫瑰、月季、芍药，空气中飘浮着丁香那浓郁的香味，小鸟在树枝头花丛中尽情地欢唱。树木掩映中是一排排青砖灰瓦的校舍。

令德堂的学生都是从各县来的秀才和优秀的学子，安邑的景定成、临猗的王用宾等都是学子中的佼佼者。在这里，他们研习朱子学说、《近思录》，还有算学。大家一起听教习的演讲，一起讨论问题。在此期间，耀月曾投师阎敬铭(官至户部尚书，与张之洞、李鸿章同朝为官，也很为慈禧所器重)，并深得阎教习的赏识。“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之一杨深秀先生，当时也在令德堂书院当协讲。

在此期间，因山西的教案问题，依据辛丑条约，山西不准

开科取士。只能与陕西两省合闱,在西安设立考场举行乡试。1903 年秋天,耀月与其同窗好友赶去参加考试。赶考时走到黄河边上,遭遇大雨,耀月触景生情,以《河亭遇雨》为题赋诗一首:

洒洒河亭雨,潇潇虢塞来;

南弥函谷口,北集凤凰台。

闲岭烟如复,宏农闭不开;

谁能留此意,倘有辋川才。

渡过黄河,至孟塬,往西远远望去,只见华山巍然挺立,高耸入云。西岳雄姿再一次激发了他的雅兴,于是草成《过华阴》一首:

遥瞻太华与天齐,压倒群峰处处低;

隔断南来北往雁,唯有日月走东西。

景耀月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抱负,跃然诗中。

在西安参加乡试,他虽未考中举人,但也考中光绪癸卯科副榜(优贡)。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在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周旋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太原,用处理“山西教案”的庚子赔款,创办了山西大学堂。耀月与他在令德堂一起读书的学友,都被选入该校中斋学习。

山西大学堂诞生于中华民族觉醒的 20 世纪初,是清末西风东渐的产物。她的成立仅晚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是国立第三大学堂。她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高等学府一道,开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山西大学堂延聘的教习多是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学人,回国的留学

生,如谷如墉任总理,高燮增为总教习,段雨田为教务长,贾耕任经学教习,田应璜任历史教习,胡瀛任地理教习,成连增任算学教习,常麟书任国文教习等。大学堂还先后延聘了一批外籍教师,如:李提摩太(英国人、西斋总理)、新常富(瑞典人,化学教习)、敦崇礼(英国人,总教习)夫妇、毕善功(英国人,法科)、裴爱仁(美国人,工科)、燕瑞博(英国人,文学)、莱门义(美国人,矿科)等。他们把欧风美雨带到三晋大地,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介绍到相对闭塞的山西。学校拟订了《考校章程》《奏定章程》《选举章程》《大学堂规则》等,并上报朝廷核准后施行。

在这里,耀月与他的学友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在这里,他们沐浴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在这里,他们一起纵谈国是,一起神采飞扬地抨击时弊。新式学堂的学习,使耀月等学子受益匪浅。经过数年新思想的熏陶,他们逐渐从只读圣贤书的窠臼中跳了出来,向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上迈进。

二、东渡扶桑的热血青年

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其他新式学校也应运而生。山西相继创办了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农林学堂、铭贤学校等。清末民初,山西官方派出的十数批留学生分赴日本和英国等国家去学习。这十数批留学生,半数出自山西大学堂,其余则来自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农林学堂、山西法政学校、铭贤学校等

新式学堂。正是山西大学堂等新式学校的教育使山西学子能尽快汲取新知识和新思想,了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使他们尽快与国际接轨,从而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学贯中西的有用人才。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活跃在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作为山西省首批官派留日生之一,景耀月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科,毕业时获法学士学位。留学日本,以及在日本的革命斗争经历,使他的学识水平和思想认识都得到了升华。

(一) 赴日征途立壮志

20世纪前后,泱泱中华国势日蹙。中华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经过潜心观察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制度变革,认识到中国不改革无以生存,不变法无以图强,不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就无法富国强兵的道理。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敳做出决定,从山西新式学堂中遴选可造就之才,送到日本、英国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第一批被选拔的约50名,他们是山西大学堂的李庆芳、景耀月、卢昌等17人,山西师范学堂的刘懋赏、刘效文等9人,还有山西武备学堂的温寿泉、姚以价、张瑜等20人。

景耀月、刘懋赏等留学日本的北方学生赴日路线,是先乘火车到北京,出山海关,过鸭绿江,经平壤、汉城,抵釜山,再从釜山乘船到日本下关登陆,然后换乘火车抵达东京。从一个腐朽、没落、闭塞的封建皇权统治下的国家,去一个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耀月等留学生个个豪情满怀,对未来充满好奇与憧憬。正是金秋送爽的季节,他们坐火车出